



“30年前的老通甲路可谓是‘九曲十八弯’，一路上黑咕隆咚的，堂爷爷在前面，我跟在后面。一边卖力地蹬着那辆‘老爷车’，一边还要不时地用手摸摸后座上的蛇皮袋。自行车的‘吱嘎吱嘎’声、轮胎和砂石的摩擦声、路旁草丛里夜虫的叫声伴随着一路。”

## 卖毛豆荚

季晓卫

周末早上去市场买菜，临时摊位上卖得最多的就是毛豆荚。看着眼前卖毛豆荚的场景，不禁勾起我记忆中的那一幕。

小时候，一到放暑假，别的孩子都出去玩了，而我却被妈妈叫到地里摘毛豆荚。拔一批，摘一批，等篮子装满了就送回家。到家后，再把毛豆荚均匀地铺在墙角的泥地上。一天下来能摘七八篮。中午，我还得时不时翻动，防止毛豆荚闷黄，这样卖相就不好了，同时还要把里面一些“瘪子”和虫咬过、发黄的挑出来。因为母亲说过，卖东西和做人一样，来不得半点糊弄。

老家的集市太小，都是本镇的人，而且自家都有田，不稀罕毛豆荚。所以母亲让我早上跟着堂爷爷去观音山市场卖毛豆荚。

观音山离老家有二十多里路，凌晨1点多，我便被母亲从梦中叫醒。母亲早已把我那辆破二八式自行车推在外面场地上。我边打着哈欠边张着袋子，母亲把毛豆荚一簸箕一簸箕地装进蛇皮袋，上车绑好，最后把装好杆秤之类东西的布袋紧紧地扎在车龙头前。忙完了这

些后，我也醒得差不多了，赶忙披上一件衣服，跟着堂爷爷就出发了。

30年前的老通甲路可谓是“九曲十八弯”，一路上黑咕隆咚的，堂爷爷在前面，我跟在后面。一边卖力地蹬着那辆“老爷车”，一边还要不时地用手摸摸后座上的蛇皮袋。自行车“吱嘎吱嘎”声、轮胎和砂石的摩擦声、路旁草丛里夜虫的叫声伴随着一路。

接近东方露白的时候，我们终于到了观音山菜市场，里面早已人头攒动。我跟着堂爷爷，好不容易在市场东北角进出口的地方找到一个角落摆摊，于是迅速把毛豆荚倒在地上，铺好。我站在那儿，一手拎着杆秤，一手拿着空塑料袋，等着买主到来。

看着市场上那么多人来来往往，可就是没人来我们摊前买毛豆荚。我不免着急了起来，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蹲下去，一会儿摸摸杆秤，一会儿又翻翻毛豆荚。堂爷爷看出我的心思，笑着安慰我道：“时间还早呢，现在市场上的这些人都是贩子。城里人买菜还要过一会儿呢，他们都起得晚。”

果然，等外面天大亮了之后，市场上多了一些穿着讲究的城里人，三三两两拎着篮子，不紧不慢地逛着市场。

虽然经过我摊前的人络绎不绝，可就是没一个人能驻足停留。看着有人蹲在堂爷爷摊前在挑毛豆荚，我更加焦急上火了，恨不得上去拉几个人来。

就这时，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蹲了下来，问道：“细伢儿的毛豆荚子不丑，几钱1斤？”我激动得差点结巴说不出话来：“2角钱1斤”。这人一边翻看着毛豆荚，一边嘀咕着：“豆荚子不丑，也没有喷过水，就是不懂是个硬芯的？”我连忙说：“包你开锅就软，八十岁的老奶奶也嚼得动。”这人笑着说：“细伢儿蛮会说的，帮我称3斤。”我赶忙找个袋子，帮他一起装豆荚。虽说早就会用杆秤，但毕竟第一次做生意，手也有点抖，但我记着母亲的吩咐，卖东西时秤杆的“尾巴”要翘点，那样人家看了才舒服。想到这里，我便有意把秤绳绳子移了一点，秤杆果然翘了起来，那人盯着秤看的眼睛立刻眯成了一条缝：“细伢儿来势的，给你

钱……”我赶紧接过钱，把钱塞在包里，等着下一个买主。

就这样，不一会，满满一蛇皮袋的毛豆荚被我翘秤杆的做法给卖光了。边上的堂爷爷苦笑着对我说：“死伢儿，你这样是半卖半送，你娘肯定要打你了。”我说：“没事，是她叫我这样卖的。”说完就赶紧收拾东西骑车先走了。

回去的路上，我一手扶车龙头，一手拽着挂在龙头上的布包，生怕丢了似的，因为这里面装着卖毛豆荚的钱。摸着装钱的袋子，蹬起车来也是格外有劲。等骑到夏四店的时候已近晌午，这才想起早饭也没吃，肚子饿得咕咕直响。经过路边一个卖点心的店前，我想到母亲喜欢吃麻团，于是毫不犹豫地花了五角钱买了两个麻团。一路上，麻团引得我直流口水，纠结是自己先吃了一个呢，还是等回家和母亲一起吃呢？就这样，在反复思量中到了家。母亲早已把一碗蛋炒饭端在了桌上等着我……

时间虽然过去了近三十年，但那年暑假里摘毛豆荚、卖毛豆荚的往事却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 教师节抒怀【诗二首】

张绍国

山村教师

在你面前  
大山不是屏障  
而是登高望远的阶梯

在你面前  
贫穷也不是藩篱  
而是孕育梦想的摇篮

因为你像知识的宝库  
为山里的孩子  
铺就一条智慧的捷径

因为你像燃烧的红烛  
照亮山里孩子的心灵  
立志打破命运的束缚

只要有山村教师  
山村就充满希望  
就会逐步富裕文明

只要有山村教师  
山里的孩子就会像  
雄鹰一样一飞冲天

这是个尊师重教的节日  
我们称之为老师的  
广大教育工作者  
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中  
总是亲如母严如父  
循循善诱，诲人不倦  
付出无数心血

他们就像一部教科书  
倾其所学，甘当人梯  
他们如同一根粉笔  
不惜磨短自己  
而开启我们的智慧大门  
他们也似一支蜡烛  
不惧燃烧自己  
而照亮我们的人生路

他们让无数懵懂的孩子  
认识世界，战胜自我  
而成为祖国的栋梁  
他们无愧于  
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呼  
在这样的节日  
我由衷地祝福你——  
敬爱的老师！

## 小雨纷纷趁暮归

李昊天 摄



“这种原生态的野趣和岸边农户的淳朴深深吸引了我。小船在这曲曲弯弯的水道中缓行，岸边的芦苇时密时疏，惊起的水鸟时飞时停，水边的斜树伸向河面形成了一个仅供船儿通行的大拱，农家的小船‘野渡无人舟自横’泊在岸边，好一幅现实又远古的图景啊！”

## 石港——追寻真善美的古镇

刘汉良



我徜徉在石港的幽巷深处，碎石铺地平整平坦，两侧围墙整齐洁净，住户沿用祖遗的木质门堂，古朴而庄重，用几代人磨得光滑的麻石做踏脚石，厚重而稳重。我随意走进一户孙姓人家，院落不大但陈设有序，墙上镶有“花开富贵”的方形砖雕，拱椽的七架桁梁，榫卯契合无缝对接，两侧的架子上恰到好处地陈放着几件祖传的瓷品。

曾是南通市五大名镇的石港历史十分久远。远古的先民赶海时曾传有“凤凰之栖，乃是宝地，石港新开，幸福万代”的石碣；它曾拥有始建于唐初的广慧寺；它曾是南唐“静

海都镇制置院”下辖的军事要塞；它曾是南宋文天祥南渡的渡口；原城隍庙的遗址现在还高耸着几人合抱的古银杏……总之，这方风栖之处确是人文荟萃的宝地。

石港，岂止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更是新时代石港人展示真善美的大舞台。这片未加修饰的老街深巷是历史的真实；法治文化广场结合当地事例的图片是当代的真实；石港中学校园里一长排几百张稚嫩而欣然的学生照片，展栏上方的一幅联语：“喜看今朝小荷才露尖尖角；笑望明天映日荷花别样红。”我确认这展栏就是未来的真实。

四港村党的理论传习所正门两侧有一副对联：“善行五窑友爱融合；水润四港公平正义”，这不但把当地的地名纳入联语，内容真实对仗工整，更是把新时代的善行美德放在村民公约中；石港镇政府的大厅里有“善行义举表彰榜”，其中有农民有教师有环卫工等，职务不一善行感人；在大厅的另一侧，有任命地事例的图片是当代的真实；石港中学校园里一长排几百张稚嫩而欣然的学生照片，展栏上方的一幅联语：“喜看今朝小荷才露尖尖角；笑望明天映日荷花别样红。”我确认这展栏就是未来的真实。

论美，石港更是美不胜收，她是全国京剧之乡，店堂里、树荫下三五成群的居民，京胡一拉，唱腔铿锵，

有的高亢，有的圆润，美得不肯移步。近几年，石港开发了“渔湾水道”，水道原名“屯天河”，一个多么让人浮想的河名。这种原生态的野趣和岸边农户的淳朴深深吸引了我。小船在这曲曲弯弯的水道中缓行，岸边的芦苇时密时疏，惊起的水鸟时飞时停，水边的斜树伸向河面形成了一个仅供船儿通行的大拱，农家的小船泊在岸边，“野渡无人舟自横”，好一幅现实又远古的图景啊！

石港，一方宜业宜居的福地，向人们展示着新时代的新景观，展示着石港人开辟真善美的新天地。



“好几次，上班途经老窑附近，但见黑漆漆的烟囱无力地吐出滚滚浓烟，宛如一个年迈的好汉‘扑哧扑哧’地抽着旱烟。”

## 老窑

吴庆华

在我的印象中，家乡的东北角有一处砖窑。红与黑杂杂的色泽几乎构成了对它记忆的棱角。

那个年代，老家的经济比较落后，兴隆的砖窑成了当年生产队的支柱产业。烧制几块砖，记少许工分，在红色歌曲的熏陶下，工地上的干劲随着冲天的号角掀起高潮。母亲为了多挣些工分，干脆将我扔在砖窑附近的土堆上玩。

那片被泥土高高堆起的小土坡成了我和其他小伙伴玩耍的“小山岗”。我们会模拟《敌后武工队》《小兵张嘎》里的情景，扮演各个角色，小山岗就成了彼此打仗和转移隐蔽的好场所。有时，我们干脆将红绸带缠在颈间，拿一把木制的大刀或是一个以火柴盒子拼成的手枪，从高高的土坡上冲下来，在弥漫着“硝烟”的情境里，势如破竹地将“敌军”一举剿灭的心情是何等洒脱。

而土堆另一侧的母亲则猫着腰，精心用模具压制砖坯。母亲告诉我，要制作好的砖坯需要上好的黏土，把握好土质的湿度和韧性，并注重压制过程中的力道均匀，防止杂质和空隙，这样才能从源头保证每一块砖的质量。尽管我对制作砖坯不怎么感兴趣，但无聊之时，也会学着母亲的样子，在一旁捏上几个泥人或是鸡鸭等动物的雏形，这就是我童年中体会最深的“DIY”。那时，母亲为了多挣几个工分，几乎是拼尽全力。有时，她也参与砖坯搬运，用特制的砖夹，五块一提地朝拖拉机搬运，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

砖窑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儿时，我对如何烧砖一直很好奇，但母亲却一直阻

拦我，缘由是里面太热了，小孩子进去很危险。终于有一天，她拗不过我，只好答应让我进窑瞧上一眼就立马出来。果真，砖窑里就像一个大火窑，烧窑的师傅赤膊上阵，豆大的汗珠挂满他的额头，从炉膛里冒出的赤焰映红了他们焦炭般的脸。“别让小孩子靠近！”师傅吼动的嗓门几乎将炉膛都能震动地抖上三下。我远远望去，被烧得发红的砖块闪烁着金色的光芒，随着烧制时间的延长，那道光芒越发刺眼和坚硬。待到砖坯烧制到一定的火候，师傅将砖取出，放在一边冷却，一块成品砖就这样制作成功。

后来母亲从窑厂离职，我对老窑的印象渐渐淡化了。好几次，上班途经老窑附近，但见黑漆漆的烟囱无力地吐出滚滚浓烟，宛如一个年迈的好汉“扑哧扑哧”地抽着旱烟。那时，砖窑经济开始走下坡路。加上政府对环保越来越重视，老窑逐渐荒废。

再后来，听说政府要搞“一河两岸”景观带，老窑被列入拆迁范畴。为此，我还特地到老窑看了看，毕竟那地方流淌着童年的记忆，就像一张发皱的黑白照片。不久的一天，伴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破声，老窑的烟囱轰然倒塌。在拆迁现场，有好多老窑厂的工人在围观，尽管大家都对老窑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但为了能够建设美丽新通州，大家都支持政府的举措。老窑的遗址上将规划新建“一河两岸”观景平台。看到规划图，很多人都由衷感到欣慰，每天漫步在绿荫花丛中，听悦耳的鸟鸣或是闻一闻沁人心脾的花香，那是一种何等的惬意啊。